

本刊業已呈請內政部及中宣部登記

贈閱



今天

十日刊

目錄

社論：加緊前線的文化工作	廉葉
我們需要着鄉村政治的進步	沈爾力
歐洲走向戰爭	魏方
日本「征服」中國的企圖畢竟失敗了	Moscow News 仲寅譯
戰動員了的中國	全民社
戰爭與和平	本社輯
東戰場的戰利品(插圖)	林默
書評：歷史哲學教程	非非
山西在戰鬥中	荒原譯
外線作戰的河北游擊隊	Asia

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號二橋子戰沙長：址地
角八元一埠外角五元一埠本年全：價定
ANKING 日十三月九年七廿國民華中：期日版出
(分六埠外分五市本售另)

南京圖書館藏

社評

加緊前線的文化工作

廉葉

過去抗戰的一年中，顯示出我們最大的弱點：顯示出我們的政治不能配合軍事作戰；軍事是進攻，政治反而退却；軍事是發展，政治反而落後。因此，減弱了抗敵的力量，增高了日本法西斯軍閥強盜的野心，加強了侵略集團在中國的陰謀。所以現在我們要認清「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抗日戰爭是全民族革命的戰爭；要堅持持久戰，要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要取得後勝利，一定需要各黨各派的精誠團結，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加緊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爭取國際力量的援助和動員文化人到前線去；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現在我們拋開其他政治工作不談，我們且看文化界表現了甚麼樣的姿態呢？是不是落後，是不是退却？是不是不特表現了落後，退却而且還表現了散漫，零落，以及離開民族革命的實踐。研究中國農工經濟的刊物反覆地論些動員民衆與民衆動員，組織民衆與民衆組織；研究戰時教育的雜誌，總是寫些如何實施抗戰教育，如何教育士兵，如何教育難民；有些刊物簡直遷到「堪察加」去，高談闊論地論些「建國必成」的大道理，總括一句話，他們總是拿抽象的理論套在「事實」上來發揮，並不是從具體的經驗中找出保貴的教訓作為抗戰的指南。一個從前線歸來的朋友說：「現在不是空論而是幹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堅決地擁護這種主張。」

因此，我們提供些意見，作為文化界的參考：

第一、組織文化網和「文化流」——後方的文化界應當與前方的戰士和政治工作人員取得密切的聯繫；後方的文化界應當隨時地迅速地將後方的動態報告給前方，而前方將士也可以將前方的戰鬥情況傳遞到後方形成「文化流」。但單純的「文化流」，只取得了單的聯繫，所以我們還需要組織一個文化網，即是需要通過文化界使各戰場的情況，經驗可以相互地交換，相互地報告；這樣即可以形成前方後方東戰場西戰場和其他戰場間網狀的聯繫，即可以從許多寶貴的經驗中，提高了抗戰理論的水準。

第二、動員知識分子到前線去——我們知道「沒有革命的行動便沒有革命的理論」，所以我們要從實踐中才能體認正確的理论，認清革命的方向。最近不是有個戰地記者說麼？——我們不能正確的把握軍事，這足證明文化人缺乏實踐性。因此我們主張每個文化人都需要到前線去住一兩個月，暫時拋開「紙上談兵」和「口頭抗戰」的工作，學習偉大的羣衆「靈活的政治圖爭」，英勇的抗戰工作。那麼「現在，各城市開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而發生聯系，是極少的事情而至少是例外的事情；到了那時候，這些聯系可以成爲一種通例，牠自然不僅可以保障報紙的推銷，而且還可以保障（這更重要得多）經驗材料和人材經費的交換」（伊里奇：作什麼？）

目前的局勢，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敵人的政治陰謀和「文化的工作」都在加緊，在山西戰區裏（其他戰區想也如是），可以看到敵人當天的報紙，却不聽到祖國一個月前後的後方情形和其他戰場的狀況；這樣看來我們文化界以前作了些什麼現在又作了些什麼呢？

我們需要着鄉村政治的進步

沉爾力

「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所以到了政治的鬥爭轉變為軍事衝突後，我們便應該根據着軍事轉性的特點，把一切民力和財力均集中到爭取戰爭勝利這一點上去，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忽略了戰爭政治的關聯性，忘掉了政治所給與戰爭的幫助，這才是正確的看法。可是現在有許多人，他們沒有認清這一點，發出許多有礙抗戰的理論來。例如一班「唯軍事論者」。他們只看到軍事的重要性，而忘掉民衆動員：他們認為戰爭的勝利，是在乎軍隊的英勇善戰，工事修築完善，槍砲的比敵人精良，與政治的動員沒有關係。然而這種見解，被事實的批判，已經使許多將領覺悟起來，到處我們聽到：「中國軍隊所到的地方只有漢奸，沒有民衆」的憤慨的呼聲。因此隨軍的政訓人員加多，前線民衆的組織工作開始在進行，軍民的關係開始在改善，「唯軍事論者」的幻想，不得不屈服於事實真理之前！這就是他們不明瞭軍事與政治的關聯性所犯的錯誤。另外還有一批人，他們恰恰相反，只看到民衆動員的重要，而忘記戰爭的特殊性，這班人我稱他作「唯民衆論者」（非某派所指的），在他們的幻想中，認為民衆動員起來了，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抗戰一定會獲得最後勝利，而不知道不保障前線的戰鬥，不爭取前線軍士們在戰鬥和戰役中的堅決決戰來消耗敵人的力量，也是沒有戰勝的可能。所以民衆動員不能忘掉「軍事第一主義」，否則，仍然要失敗。

上述兩種論點——一種只看軍事，一種只看政治，都是機械主義的觀點：是失敗主義的間接支持者。

現在我們單單來談談後方的民衆動員吧！

現在我們單單來談談後方的民衆動員吧！

在我所跑過的大江兩岸的許多農村中，發現了許多悲慘和傷心的事。在湖南的一個農村裏，一個寡婦有着二個兒子，並且有着相當的財產，保甲長想乘

機敲榨，第一次將她的大兒子抽去當兵，這位老太太硬着心腸一毛不拔，第二次如又是將她僅有的二個兒子征去了，而這位老太太仍是一毛不拔，保甲長對她的欺凌，並不因此而止，這位無依的寡婦，因此由悲憤而病而死，她的第二個兒子在正受着入伍的訓練，聽到這悲慘的消息，立即請假回家，將所有家產全部拍賣，將母親安葬，身帶帶着利刃，將他痛恨入骨的保甲長刺殺而逃入山林。這是地方封建力量——保甲長和土豪劣紳，和農民對立的最尖銳的一幕。這種類似現象只稍微留意農村問題的或者在各地農村裏游歷過一遍的人，就不難找到很多的例證。這種現象是損害着抗戰，是我們動員農村最大難關。在抗戰嚴重局勢下的今日，對保甲制度如果不加改良，讓保甲長借抗戰而去魚肉農民（當然有少數例外）對民族國家的前途只能造成最悲慘的命運！

其次，在農村動員工作中，官廳和民衆的對立也感到相當的嚴重。到現階段止，我們可以相信，政府對農村的動員只有命令的強迫，而沒有好好的教育使他們自動的參加，甚至保甲長也祇是執行政府命令的一種工具而已，他們自己也不明瞭抗戰的意義，因此，在他們看來政府的法令，要能敷衍了事，並不要求有什麼切實的效果。現在農村裏抽丁的一種普遍現象，便是「買丁」，這便是這種對立的反映，家庭比較富裕一點的豪紳，如果他的兒子被抽去當兵，他便可以買人代替，而代替者常常是當地的流氓無產階級，他們是老當兵的，等到達到集中地點受訓練時，或開拔赴前線時，便乘機逃歸，又可作第二次的買賣，因此在抗戰期間有以「賣丁」為專業的流氓無產階級，這件事是足夠的說明了人民對政府的欺騙，和對政府法令的敷衍，常是一致。這種現象是很普遍存在各地，他產生的原因

不外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因為過去的官廳常與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官廳是以榨取民衆的財物為目的，遺留給人民一種不良的現象，使人民不敢親近，他方面也是因為政治的動員不夠，使人民不明瞭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是政府和民衆同生死共存亡的一致的決戰，因此，把抗戰變成「政府的抗戰」，而不是「全民的抗戰」，這種現象產生在沒有組織，缺乏優良武器的半殖民地中國，是多麼危險的事！

我們爲了針對時弊和搶救這將被人滅亡的祖國，是不能再容遲緩來改善這些缺點。我們不要學機械論者把戰爭和政治隔離開來，同時也不要否認了戰爭的特殊性，「要以抗戰爲中心來動員民衆」，這才是正確的作風。至於爲了黨派的自私，團體的自私和各人的自利，而忘掉國家和民族億萬年的命運，作着防礙民衆動員工作的人們，我們希望他們猛省，「國家亡了，大家同樣作亡國奴」。

「動員民衆」，「民衆動員」等口號，已經聽得厭煩了。「動員民衆的方案」，「組織民衆的方案」等，已經提得够多了。並不需要我們再來說什麼話。現在擺在我們目前的是：前線的敵人已經迫近武漢，後方的民衆還是死氣沉沉，甚至對抗戰厭惡。我們的政府和勇敢前進的青年，應該怎樣來拯救這將壞的僵局，救自己！救國家！

我們現在要大聲急呼，我們已經不願看那些長篇的空洞的脫離實踐的理論文章了！我們要求許多朋友們以實踐中去學習，去教育自己！我們要求政府澈底的廓清鄉村中這些封建殘餘力量，莫使人民在黑暗裏摸索把可以抗戰力量消磨在無聊的自己的內部的勾心鬪角之上。這是緊急關頭時，我們唯一的期望！

蔣委員長說：「抗戰的勝利在鄉村」，現在鄉村動員不容再緩了！

歐洲走向戰爭

魏方

近半月來，歐局的緊張與嚴重已達到最高限度了，各有關係的國家都開始了軍事的行動。「山雨欲來風滿樓」，好似是迫近戰爭的時候。「戰爭是真的要爆發了嗎？」這已經成了每一個關心國際問題的朋友們所日夜躊躇的問題，現在讓我們來作一概要的分析吧！

現階段的國際情況怎樣？

現在國際的情勢是不是迫近戰爭呢？客觀事實的發展是不是到了非戰爭不可的時候呢？我的答覆是：「已經迫近戰爭的時候了，但還不是非戰不可的時候。」我的理由是：

第一：現在國際間的政治動向已經形成了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兩個營壘的對立，恰似大戰前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對立一樣——歐戰後，國際間是被三個主要矛盾支配着：第一個便是英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互爭世界霸佔的問題，第二個便是維也納兩賽和約反凡爾賽和約兩個體系國家對立的問題，第三個便是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問題。這三個問題，構成了歐洲，甚至世界大戰後二十多年來各國間悲歡離合的歷史。擺在目前的許多事實，都可作我們的例證：例如戰後的貨幣戰爭，海軍競爭，是英美兩國矛盾的具體表現；德法兩國在歐洲的衝突，是維護凡爾賽和約與反抗凡爾賽和約的兩個體系鬥爭的具體表現；至於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在歷史上有不少的例子，例如戰後英國會領導各國軍隊進攻過蘇聯，他也會利用過東歐諸國加拿條約與國際聯盟作爲包圍蘇聯的陣壘，雖然事實的殘酷，沒有給他以勝利的報答；但是這種企圖是無法否認的。

這三種主要矛盾構成了世界政治整個錯綜的現象。但是在這裏我們要明瞭這三個矛盾，並不是在同時間內都是同樣的重要，而只是在某些時期，某一個矛盾佔主導地位，其餘是副次的，到了某種時期，這主導和副次的地位又起着相當的變化，並不是機械的對立着。在戰後的初期是反蘇佔主導地位的，到歐洲布爾什維克革命運動鎮壓得稍穩定的時候，如英美的矛盾又變成主要的課題了。後來德國轉弱爲強，意大利從困倦爬起，他們要求打破現狀，要求撕毀凡爾賽和約，要求重分世界殖民地，如是維持和約與破壞和約的鬥爭，使他提高到重要的位置而把其他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分析歐局要把這三個矛盾主導地位的轉變，那我們對歐洲問題的分析便容易多了。

現在國際情形是如呢？英美在經濟上成立了諒解，在商業上成立了商約，這是國際情形形勢逼得他們合作起來，把他們的矛盾降到次要。法蘇捷蘇都成立了互助公約，使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裂痕變得混淆。而當前正在擴大而加深的，那便是不滿現狀國家和維持現狀國家的對立。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後，又在進攻西班牙；日本併吞東四省後，又在進攻整個中國，德國滅亡奧國後，又向捷克挑戰，這三個侵略者他們結成伴侶，把整個世界鬧得雞犬不寧，使愛好和平國家不得不互相警戒，共同起來防止這國際強盜，如是法蘇，法捷，英法，英美，中蘇，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都直接間接成立了互助協定，不侵略條約，商協和諒解，使國際間兩個陣線的對壘明顯化，單純化，激烈化，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因此而加大。

第二：現在是世界大戰已由前哨戰接迎主力戰的時候——帝國主義的經濟角逐和政治鬥爭，在二

十世紀以後，無論在何的角落裏都互相的接觸着，所以在任何地域的戰爭，都帶有幾佔帝國主義間接衝突的意義，日本侵略中國，間接的侵害了英美蘇等國的利益，中國的戰爭便是日本和英美蘇等國前哨的展開；意威侵略阿比西尼亞防害了英國紅海與埃及的安全，故英國要支持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所以意阿戰爭便是英意前哨戰的展開。西班牙的戰爭，奧國併吞的戰爭，很明顯的是意法，德法前哨戰的展開。此種前哨戰在不斷的進行，我們幻想要它永遠停留在間接衝突的階段那是不可能的事，必然要慢慢的接近主力戰，而加之英法維持現狀的國家，對侵略者的退讓，也並不是毫無止境的事。因此在此種情況下，強國間的主力衝突，已經逐漸的迫近，前哨戰的磨擦，便是主力戰展開的時候。捷戰的問題是在主力戰迫近的前夜發生，它是含有異常重大的危險性的。

第三：現在各國是由積極的備戰而進到軍事動員的階段——歐戰結束不久，血的屠殺的痕痕還未復原，而事實的逼迫，各帝國主義國家又不得不重整旗鼓，準備擄殺，儘管裁軍的呼聲喊得很響，而各國間軍備競爭卻異常激烈，各國間互相猜忌也變得更利害，到目前已經是由軍備的競爭到軍隊的動員了。法國在馬基諾的防線已集中了二百萬軍隊，德國借藉秋操的名義集中了五十萬以上的軍隊在捷克的周圍。波蘭也動員了二十萬多人準備向捷克進攻，蘇聯在烏克蘭的兵力也正在那裏充實。在這種種兵馬只待命令的情況下，只要那個肯先發一顆子彈，戰爭便可以似燎原之火，燒遍整個的歐洲，這是很可能的事！

在這樣的一個危險情況下而產生出來的捷克問題，實在是太嚴重，既不會引起大規模的戰爭來

日本『征服』中國的企圖畢竟失敗了

原名 Japan's Plan to Enslave Great Chinese people Are Doomed to Ultimate Failure
載 Moscow News

N. Chlov 作
仲寅譯

日本軍閥和外交家口裏的掩耳盜鈴的笨拙聲明，已不能再令人相信了，他們想割制中國的自由，獨立和奴化偉大中華民族，已成爲再也不能隱蔽的事實。這正如李維諾夫所說的一小孩與蠢漢「是不存在的了。最近日本近衛首相又宣佈日本並無佔領中國寸土的野心；同時又稱，欲確定日本軍隊在中國活動的範圍確是一件難事。不錯，他確不能肯定地說，日本欲把中國變成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即使日本軍人方面，帶有冒險倖倖的論調，也不能說立刻去實現他們的大欲，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根本是慢慢地發展起來的。

(第一步的侵略)

日本趁着中國的貧弱，不統一，和歐美伴作不聞不問表示的時候，在一九三一年進行了他的第一步工作，佔領滿洲。滿洲征服以後，日本便小心去經營牠，甚至對於這個新的「獨立國」的傀儡也非要用薄機扮演不可，這實在是土肥原的功績，他運用雄辯的口才，拿虛榮華說服了溥儀，再用武力強迫他登位。而土氏自己因此便取得了「日本的羅蘭士上校」的令名。

日本統治階級中的中和緩進派，和眼光較遠些的人，以爲日本應停止征服滿洲，他們企圖制止進一步的侵略因爲他們曉得統制滿洲，是藉着許多經濟上和財政上的困難，而且他們認爲日本對滿洲只是獲勝，不能算是征服。以前日本視相高橋對這事，感覺到非常不安，因爲那是要使他去籌劃一

筆龐大軍費的。

(新侵略的開始)

日本法西斯軍閥們，因爲要剷除那些對他們陰謀實現的阻礙，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刺殺了高橋齋藤和其他政治家。在一年以前，一九三七年夏季，日本對中國新的侵略又開始進行起來。華北的心臟，北平和平津都被他們在七月裏佔領了，同時未及一月又在上海挑釁。

日本軍閥們預料着中國這次又將和一九三一年同樣的無援助，同樣的不能抵抗。日本軍閥不願戰事的延長，遂毅然的從事迅速的武裝攻擊。整個日本戰略是基於速戰速決，他們自己知道，本身的力量，是不足應付持久戰的。同時他們又深信，得着幾個犧牲國家利益而保全自己實力的中國軍閥的幫助，他們便可不付若何代價而獲得華北五省，那也就算奠定了攻擊蘇聯的準備。

(日本又估計錯了)

對交戰國實力太低的估計，使日本感到莫大的錯誤。溫司東喬捷 (Winston Churchill) 最近在巴黎日報 (Paris Soir) 會發表一文，謂當中國不屈服的事實傳至東京時，即爲「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不幸。」那頑敵不斷的猛攻，使全中國人民下了決心，那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口號激起

中國了人民無限熱烈的響應。全中國一致擁護蔣介石將軍，都願在蔣氏的領導之下去抗日。日本軍閥的政策，結果促成了中國的統一，同時那也就是中國在這次艱難困苦戰爭中，所能獲得的最大勝利。

日軍的戰略是要在戰爭第一階段裏，以「地方事件」的名義，把華北佔領，但決不願本身陷於持久不決的戰爭裏。所以同時他們又在那易受襲擊的上海開釁，企圖壓迫蔣介石將軍立即屈膝乞和，但是中國軍隊在上海的英勇抗戰，粉碎了侵略者的陰謀。

(戰爭統一了中國)

上海戰事，開始時只有一小部份日軍登陸，後來日軍被迫在那裏集中了三十萬大軍。三個月間，中國軍隊不斷的擊退了具有強大海軍力量的敵人。經過三個月的苦戰，上海是被佔領了，但是中國軍隊的堅強，英勇，和保衛的實力，已明白昭示於全世界了。

戰事的第二階段，是關於徐州的戰役。徐州在隴海線上是一個極重要的軍事據點。日軍在那裏，因爲輕率追擊對方的退却，又被迫付了極大的代價。當日軍企圖攻破隴海線，前進未幾，後路交通未得聯絡的時候，華軍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便下令趁機斷了他們的後路。四月初這激烈的血戰便在徐州北面的台兒莊展開了，結果使日軍遭受着一個崩

潰的敗北。台兒莊這一役，不特表明了華軍防禦的實力，並且昭示了他們攻擊力的強大。中國軍界也自認台兒莊的勝利，是過去十年來歷史上的一大轉機。

中國台兒莊的勝利震驚了日本參謀本部，這種恐懼心裏完全為日本軍隊本身紀律的敗壞和反戰情緒所擾起。那末這樣一來，日本不但更要努力避免戰事持久，同時還要挽回日軍敗後的頹勢。

（日本國內不安了）

於是日本又繼續攻擊了，大量的飛機，坦克車，重砲，都集中在徐州前線，經過精密密慎的會商，日軍準備對華軍，作整個的包圍而加以殲滅，同時以為那勝利便是整個戰事的結束了。

可是這結束戰事的計劃終於又失敗了。徐州確曾被日軍所包圍，但是中國軍隊未能被殲滅。日本這結束戰事的新企圖失敗後，便激起國內許多政治上的磨擦在日本帝國主義幕僚的話劇裏，對於戰事的進行，時常會發生一種仇對的爭辯，高橋的幽靈又繼續在對着日本法西斯急進派作祟，日本有一般政治家和一部份軍人，都認為日軍若再進一步深入中國，將會遇着和拿破倫在莫斯科所遭受一樣的失敗。從最近幾年事實看，我們便知道，日本的和緩派和急進派無論在何時發生磨擦時，結果總是後者得勝。日本的內閣改組了，裏面參加個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例如陸相坂垣少將，文相荒木現在日本青年教育的傾向，都是顯示着發揚日本侵略的精神和仇敵的表現。

（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

這新任陸相是一頗有來歷的人物，在一九三一年坂垣少將，仍只是上校同時參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他和土肥原還有好幾個青年軍官，都是滿洲事變幕後的主動人物，可是現在他已成爲日本軍人裏的領袖一時者，痛快些說，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坂垣會被推爲入大將內閣，但因當時主腦軍人的反對，結果遂遭失敗。這些都足表明在前幾年，日本已經走上法西斯的道路。

在新組內閣裏面發表的外相是宇垣大將，他曾在和緩派中享有盛名，但現在也陷入法西斯的包圍裏，甚至謠傳最近或將辭職的近衛首相，也有對坂垣和其同黨表示屈服的可能。

改組後的內閣，首先將更進一步，竭力的去早日結束在中國的戰事，於是便調集大軍，從三面同時來進攻武漢。日本軍閥以爲漢口的佔領，中國便將無法再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殘暴的反響）

日本軍閥步着他們歐洲朋友的後塵，使用強大的空軍，對中國內地非武裝的平民，廣州和其他城中，濫施殘暴的轟炸。無疑的，日軍對中國這些轟炸平民，強姦婦女，以及在被佔城鎮搶劫屠殺的暴行，不但不能遂其征服中國的貪慾，反而加強了中國人民對侵略者仇恨，抵抗的決心和力量，縱然日軍能够取得漢口，那並不是戰事的終結。日軍愈深入中國，則其所遭受的困難和壓迫愈大，而中國人

民爲爭取自由獨立從事戰事愈激烈愈英勇。日軍沿着那狹隘鐵路線進行的部隊，是被那成千成萬的中國農民和游擊隊的擾亂所包圍着，日身沿鐵路線的活動，不能超越線外十五或二十個啓羅米達，他們的兵力，是被迫要保留下極大的數目，去保護後方的交通路線。

（滿洲的危機）

日本侵略所遇的困難，並不止此，他一面和中國苦戰，同時又要不停的去防止滿洲游擊隊的活躍。在他準備對俄攻擊的計劃中，日軍對滿洲和朝鮮的方面，又需要保留着四十萬的人數，同時更要不斷征服，去修築鐵路，其實那並不是爲着經濟的目的，而是根據着日本參謀本部所定的侵略計劃。

滿洲對日本，已經證明了一個高價的獲得。根據張伯倫(Wm. H. Chamberlin)在『日本統治亞洲』一書所列舉的數，日本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對滿洲的投資，總數爲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同時對滿洲所去去的戰費，總數爲一·〇六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吾人由此便知滿洲的佔領，果如日本的資產，抑爲負債。

瘋狗畢竟不能傷害中國，中國人民已抱定最大的犧牲去努力奮鬥，小的失敗和暫時向內地的退卻，那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一天去削弱敵人的力量，便可致日本於死命。中國人民有着偉大的過去和光榮的將來，日本侵略者絕不能征服那種偉大民族的。

戰 爭 之 頁

動員了的中國

全民社

同蒲路工人掙脫了鎖鍊

了鎖鍊

山西的工人，由於救亡運動的展開較早，遂成爲全國的先鋒，在綏遠抗戰時，太原市的工人已經參加鐵盟會；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太原市十四大工廠的工人更成立了太原市總工會，太原陷落後，太原市一千餘前進工人成立了工人武裝自衛隊。

在敵人南下時鐵路工人自衛隊有XX餘人，會與敵人作了英勇的戰鬥，獲了很大的勝利；在永濟鐵衛隊員二十人偷襲敵人，獲步槍給養牲口頗多，後來在平陸與我XX軍配合去攻大郎鎮，走到中途見敵大隊約二三千人，帶着許多牲口，他們即蒞蔽路旁以手榴彈和手槍予以襲擊，結果斃敵二十人。在新絳附近以同樣的手段，予敵人以莫大的打擊。到了今年六月，臨汾侯馬相繼失陷，同蒲路失業工人，就自動地組織了「臨汾河東工人救國會」，工作主要的創設鐵工廠，救濟失業工人，團結在抗戰陣線上。

同蒲路工人武裝起來了！他們在敵人的後方戰鬥着，並且使敵人的交通感受莫大的威脅。同蒲路工人起來了，「他們除掉鎖鍊以外，還有甚麼呢？」

進步的新疆政治

新疆遼闊廣大，從迪化到南疆的平闊約有從迪化到蘭州那麼多路程。從迪化到伊犁，哈密和塔城約爲十八站，三天汽車到阿克蘭，兩個十八站，六天；到和闐四個十八站，約需半個月，到於闐再兩個十八站。

土地一般說來很肥沃，比甘肅陝西強得多；生活程度也不高；迪化，伊犁和塔城等地有電燈，迪化等地有紡紗廠。回漢兩族，因過去政策的錯誤，結仇甚深，幸賴盛世才督辦調解，民族間的爭鬥，才形停止。盛世辦爲實行新政遂定六大政策（一）各民族一律平等（二）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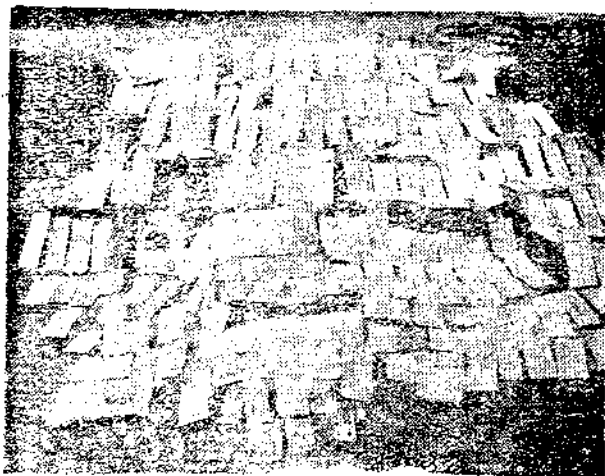


——之品利戰場戰東——
◆ 旗 國 寇 日 ◆

經濟建設（四）文化建設（五）反帝（六）建立廉潔政府。

江西的幹部訓練

江西省政府開辦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招收了一千多青年，預定訓練三個月，因爲江南戰事的緊急，和組訓民衆需要快幹，所以講習院提前於七月間結束。將畢業學生平均分配，至贛北各縣担任民衆組訓工作，所担任的職務爲：區長，區指導員，鄉鎮公所鄉長，鄉幹事，以至於婦女指導員。每縣都有一百人以上，這署除區長之外，下有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軍事指導員，鄉鎮公所除鄉長外，有政治和軍事幹事，這些職務完全由政治講習院畢業學員字充任，此外，婦女工作方面有縣婦女指導員，該主任一人和幹事幾人，也都是政治講習院畢業的。他們都在縣長指揮之下工作，並在縣城裏招收了一些高小或中學的女學生，開辦幹部訓練班，作爲農村婦女工作幹部。



——之品利戰場戰東——
◆ 件 文 項 各 寇 日 ◆

戰爭與和平

本社特輯

希特勒的狂妄

希特勒紐倫堡的演說

「日耳曼民族中，現有一部分人，爲數甚衆，然仍無抵抗之能力，現正爲他人壓迫虐待，而各民主國家乃紛紛運用具有民主精神之詞，對我日耳曼民族橫加恫嚇，故時至今，各民主國之態度，吾人已不能再容忍矣，余此言仍指捷克而發。……」

「捷克境內三百五十萬日耳曼人之困苦遭遇，德國不願長此對爾而息，各國如對德國此項意志一日具有懷疑，則如欲有效維持歐洲和平，余不信也。」（海通電）

納粹第一次要求

「希特勒謂如欲維持和平，必須捷克接受下列條件：（一）捷克立即將蘇台德區交還德國（二）在其他區域日耳曼住民不足全數百分之八十者應劃分爲州，實行自治。（三）由英法德義保證其餘捷克領土完整，（四）模仿瑞士，比例時之先例由各大國保障捷克中立。」（合衆電）

慾壑難填的侵略者

「據每日電訊哥德斯堡訪員九月二十二日的電訊，希特勒將向張伯倫提出下列要求：（一）捷克應取消獨立國資格，（二）德國在捷克應享統制權，（三）總統貝尼斯應即去職。」（路透社電）

捷克的態度

「九月十六日捷克日報稱，捷政府已下令通緝漢倫，係因乘違反法律，煽動人民反叛政府，有叛國行爲云，昨晚八時，有蘇台德職員四人，業經當局拘捕，此間相信政府下令逮

捕蘇台德黨領袖。」（海通電）

「捷克政府關於蘇台德問題所提出之覆文，內容可分三點：（一）英法兩國所提出之建議，事先並未獲得捷克政府之同意，（二）德捷兩國爭端，應依照一九二六年德捷仲裁條約提出仲裁，（三）德法兩國對全部問題，應從新考慮。」（路透社電）

張伯倫的罪過

英國的幻想

「戰爭是要毀滅這腐蝕的接近崩潰的最後階級的帝國主義，如是衰落的英國便想來消弭戰爭。因爲戰爭的結果，不管是英國勝利



敵人後智也。把地打回。

捷克問題折衷案

「張伯倫氏依據希特勒所提出之要求，及捷總統貝尼斯所提出之建議，草就折衷方案，其內容：（一）蘇台德區日耳曼族居住佔百分之九十九各地方，均讓與德國，質言之，即將下克巴特與瑪利大巴特及捷勃三城所構成之三角地帶讓與德國。（二）捷俄兩國互助條約，應即廢止。法捷兩國互助條約仍得予維持，但捷克國境之安全，並不與國際之保障，（三）德國當與捷克訂商約，而以優惠待遇，與以捷貨物。」（哈瓦斯電）

結果

「本會（即全英國勞工理過會），認爲瓜分捷克爲無恥，此種反叛愛和平及民主國家之舉，將造成危險之先例。」（路透社電）

小丑跳樑的波匈

匈牙利將怎樣

「匈牙利攝政霍爾第，定今日（九月二十日）至貝茲加登晤希特勒，聞匈攝政將要求希氏及英相張伯倫援助彼向捷所提出之領土要求。」（匈京路透電）

「匈駐英公使向英外相哈利法克斯表示，匈政府堅主在捷克之一切少數民族，均應與日耳曼蘇台德黨，有同等權利。」（倫敦路透電）

波蘭亦起而效尤

「波許英大使，日前訪英外相，曾說明英法議案內，布主張將蘇台德讓與德國，則對波蘭在捷之波民族區，應取同樣之政策。」（倫敦路透電）

「波蘭伊斯科拉通訊社，頃發出政府授意之新聞，稱捷克德申城波蘭少數民族，共有二十萬之多，吾人深望允許返回祖國，並願用各種和平方法，達此目的，此而不能，吾人訴諸武力，亦所不惜。」（華沙哈瓦斯電）

書評：歷史哲學教程

翦伯贊著

生活書店總經理

林默

翦先生是中國學術界有權威的學者，他這本「歷史哲學教程」是對史學有系統的名著。雖然在這啓蒙運動中，免不了有些小錯誤，但評者的意見，我並不十分同意，可是學術的研究要討論才有進步，所以特把這篇書評刊出來，望讀者來批判。

一、完善的中國通史爲甚麼還不出現？

「在中國爲甚麼理論不上實踐？——爲甚麼革命的行動和革命的理論不能完全地配合起來？」——「爲甚麼完善的中國通史還不能出現？」許多的青年都懷着這樣的疑問。

關於這個問題，當然有許多客觀的錯綜複雜的因素，不過我們就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而論，在他們自身至少有下列的缺點。第一、有些社會史的學者不能把握正確的方法論，這在社會史論戰的初期表現得最顯著。例如陶希聖先生因爲「材料較多」一點，遂時時對自己的主張作翻案的文章，以後索性把中國社會史說成了三段；王宜昌先生因爲「看重」了卡爾資本論的一句話，遂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機械地區別開，標榜技術來分析整個的社會結構；這都是沒能把握正確方法論的顯著例子。第二、有些社會史學者昧於古學的研究，因而雖能把握着正確的方法論，却只能給中國歷史打一個空架子；例如佐野學美的中國歷史教程（此書評者想另文評之）由於他對佛學研究的欠缺（？），所以佛對中國的影響如何，却始終沒有弄清楚；向壽對於古學辨偽的工夫也作得差，因而只好說，「把所有的問題都拿來通通加以處理，是作不到的。」第三、由於一些社會史學者對於他人的意見，不能細心的體會，因而使社會史的論戰不能「速戰速決」。呂振羽先生告訴評者說，何幹之底「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一書中，對於呂先生的意見有許多曲解的地方，我希望關於這點，呂先生有所答辯。

翦先生的這本著作，是否避免了這三個缺點呢？我想放在後面再說。

二、幾個中國社會史的問題

何幹之在底「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一書中，把中國社會問題分成三個：（一）亞細亞生產方法是什麼？中國曾否出現過這樣的時代。（二）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中國奴隸社會與希臘羅馬奴隸社會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國封建社會有什麼特性，封建社會的發生和發展及其沒落是怎樣？翦先生把最後一個分成兩個即是（一）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停滯的原因是什麼？（二）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性是資本主義還是封建半殖民地？現在我們請翦先生回答。

第一、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法？中國是否存在過這樣的時代？

「我們可以肯定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確實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種附有獨特的形勢的奴隸制的社會構成，他不僅存在於古代中國和埃及，也同時存在於俄國，存在於日本印度中央亞細亞，他是希臘羅馬以外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奴隸制的變種。」（五七頁）

是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變種的奴隸制，但是它不是早川二郎所說的賈納制；它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所採取的具體形態有什麼不同？這些問題翦先生都沒有新的見解和解答。

否與希臘羅馬奴隸制完全相同？由於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戰，遂又引起了中國奴隸社會之存在與性質的論戰，這兩個問題是極有密切關係的。在目前論戰的成果上，大致認爲亞細亞生產方式即是「賈納制」，因而中國奴隸社會是存在的，不過牠是希臘羅馬以外的「種變相的奴隸制，我們且看翦先生作了什麼樣的答覆呢？

「因爲奴隸制是整個人類史的共同過程，即拿日耳曼民族來說，恩格斯認爲『他們（德意志人）還未達到發展的奴隸制，古代的奴隸制，東洋的奴隸制及發達的奴隸制』恩格斯把奴隸制發展劃爲未發達的與發達的，但不以德意志人的奴隸制尚未發達到東洋奴隸制的階段而遂否認其一般的存在性，我們又怎樣可以說『東方的』奴隸制，不是奴隸制呢？我們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尚未發達到希臘羅馬奴隸制階段的奴隸制。」（六二頁）

若說中國的奴隸制是未發達的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即是希臘羅馬奴隸制的初期，呂振羽先生也有這種見解；不過中國這種未發達的奴隸制和發達的奴隸制有什麼區別，即是未發達的奴隸制的特徵都是些什麼，翦先生不特沒有從史中找出來證據，而且連簡單的說明都沒有。至於翦先生說何幹之底「東西奴隸社會」一語，應當改爲「希臘羅馬奴隸制」和「希臘羅馬以外的奴隸制」才不致有語病，我是完全地同意。

第三、中國封建社會停滯的原因是什麼，「我底回答是中國封建社會並不是停滯在同一水平上而是經常不斷地在發展中。不過發展的度，比之歐西較爲遲緩。」（三〇四頁）這是翦先生的回答。讀者對這個回答滿意麼？我想是不會的，因爲翦先生替自己出的問題是「中國社

會停滯的原因是什麼？「而不是「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否較西歐的封建社會發展緩慢？」這正如屠加萊夫批評鮑格阿夫一樣：「爲着要探求中國封建社會停滯的真正原因，研究亘古不變的氏族公社的作用是極重要的，但在鮑格阿夫的報告上，這一點沒有注意，簡直提也不提一下。」

何嘗之在他底「轉變期的中國」裏說明中國封建制停滯的原因有兩個：（一）農村公社殘留於封建時代所發生的作用（二）專制主義包辦或干涉手工業對於生產力的影響；屠加萊夫則認爲「中國氏族社會的殘餘，還保存至今日，可知長期爲封建集權效勞。對於中國封建生產關係不變化，氏族的殘餘確有極大的作用。」在評者看來與其說中國封建社會停滯有二個原因，却不如說氏族殘餘存在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因爲卡爾說：

「村社的結構，表現出有計劃的分工，可是像手工業工場業那種分工是不可能的，因爲鐵匠，木匠等等所需要的市場仍舊沒有變更，至多也不過隨鄉村的大小爲轉移，不只有一個而是有兩三個鐵匠匠和其他工匠。調節村社分工的定律，在這裏是和自然界的定律有同樣不可抗拒的勢力，每個單獨的工匠，例如鐵匠等，按照嚴格規定了的傳統方法執行他本行職業以內的一切工作手續，然而完全獨立執行，不承認作坊以內有任何權威能牽制他。這些自給自足的村社，經常地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復起來；他們被破壞了，又在原處用原有名稱重新產生，他們生產結構之簡單就足以解釋亞洲社會不變性的秘密。」

第四、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性是資本主義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關於這一點作者發揮的比較多，不過沒有新的見解，因爲「現在你隨便拉住一個稍稍留心中國經濟問題的人，問他中國經濟性質如何，他毫不猶豫地答覆你：中國經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經濟。」

（沈志遠先生語）

三、作者貢獻了些甚麼？

作者雖然沒有獨特的新的見解，但是對於社會史也有些貢獻，至少有二種優點值得提出的：

（一）作者以正確的方法論來處理一些社會史的問題，並且能綜合論戰的成果，對於社會史作一個有體系的概述；雖然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吸取了鮑格阿夫的意見，但是對於中國奴隸制相當地採取了馬振羽先生的意見，但是却能貫穿前後，對歷史的發展（尤其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劃了一個輪廓。

（二）這本著作在民族抗戰中對於理論起了領導作用，正如作者所說，「正在過渡時期的中國，至曲與錯誤的理論，也有獲得其流行的可能」，「那對於一般青年對中國歷史之正確的認識，尤其對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前途的認識，是一個毒害」，所以「對於這些錯誤的歷史理論之澈底地澄清，不僅是歷史科學的研究任務，而且是目前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一個緊要的政治任務。」（以上皆見序）

（三）強調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是作者的一個優點；在許多著述中，常常地講些抽象的法則，即使進一步也只能引證西洋的歷史，對於中國的歷史却一掠而過之，李達先生的「社會學大綱」即是一個例子。著者不特強調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處理，且更進一步，對於每一個中國歷史的階段轉化到另一階段，都概括地作有系統地陳述。

四、幾點意見的商榷

我想讀者讀完了這本書一定會說，這本書的敘述太過簡略了。是的，這本書的缺點是太過簡略，不過作者曾說評者說這本書是他全部書的一冊，即是他全書的一個緒論——作者擬出書三部，一部敘述先階級社會，一部敘述階級社會，一部敘述未來的社會，將書出全時，或者可以免掉粗略之譏吧。

其次作者似乎有「淺嘗」之病；作者似乎對於一些社會史學家的了解上還不夠，因而批判時也不能「洞中肯綮」，筆法也有點像米丁（Mitin）

，不能像伊里奇「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那樣地深刻，使被批判的人，看了以後瞠目不知所對。作者有一段批判野野製裝美的「中國歷史教程」說：「佐野氏最大的矛盾便是他一方面接受柯瓦列夫和雷哈特等人確認『亞細亞』社會！才加上一個『周代奴隸制』。自然，也許他所指的『周代奴隸制』是發展了的奴隸制，或者近於希臘羅馬的奴隸制；但我以爲在這一經濟基礎上不能建立兩種異質的社會」（三〇二頁）我覺得作者沒有看清佐野氏下面的一段話，「在希臘羅馬的古典的奴隸在生產的領域內作爲奴隸勞動而表現了完全的形態，那時代社會勞動量，大部分是放在他們的身上；中國周代的奴隸和這種形態比較起來，那當然是很低的狀態中。」以致作者說他有疊林架屋之病。這樣相似的例子也很多，不曉得作者以爲然否？

最後，作者似乎過於苛責社會史學者對於「民族學」研究之不澈底，我們曉得外來民族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相當的大；我們曉得「在實際上中國的歷史——也不僅是中國的歷史並不是孤立生長出來的：一些社會史學者都忽略了這一點，但是首先生對於這一點有什麼補救呢？在這本書中同樣也沒有解答。作者說：「漢族的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一貫的就與國內各民族有密切關係，這些關係，不但改變中國史本身，也改變世界史，如春秋之蠻，荆漢之匈奴，唐之突厥，皆曾給予中國史以最大影響。」我以爲過於誇大外來民族的影響，未免太強調了「外因」吧，恩格斯說得好：

「封建主義並不是由日耳曼以現成的方式移過來的；它的根源起於徵服時期野蠻人的軍事組織，這軍事組織受了當地生產力的影響，總之這是一本價值一讀的書，不過中國歷史領域所遺留下的問題還需要新歷史家，用集體的力量來完成，來領導這次神聖的民族解放的鬥爭。」

總之這是一本價值一讀的書，不過中國歷史領域所遺留下的問題還需要新歷史家，用集體的力量來完成，來領導這次神聖的民族解放的鬥爭。

通訊

山西在戰鬥中

非非

今天社的朋友們：

我離開你們，離開千萬流亡饑餓之羣，離開波光燈影的揚子江濱，離開清風明月的黃鶴樓頭，離開了充滿着桃色，幻夢，享樂，逃避，磨擦，愚蠢，挑撥，離間的後方，來到這動盪鬼峨的太行山上已經三個月了，當我在後方——武漢，南昌，長沙——的時候，時常發現關於戰場的許多傳說，好像煞有其事，等到我這次親身來山西實際工作了三月，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感覺，我面對着現實的種種而對那些傳說的來源發生很大的趣味。在山西，在現階段中的山西，各種問題上雖然保留着許多枝節的小問題，但就大的一般的方面看來，太行是已經怒吼了，

各地都發射着強烈的光輝，就地利，人和，物力……諸方面說：必然能夠負起支持華北戰局的任務，且進而將為反攻華北的軍事據點，在山西方面的戰略與戰術將在持久的抗戰中，又必然取得主要的領導地位，軍民合作的密切，軍民政治水準的提高，軍民自發自動的抗戰情緒的養成，人民抗日武裝的廣泛發展，民衆實際參加抗戰工作的發動一切勤員的工作，處處都保證了一個民族革命戰爭所必備的勝利條件，這些新生的偉大的抗日力量本可盡其發揮他無窮偉大的威力，無如因國內種種矛盾現象的影響，受着當地許多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的環境之限制，現在尚未發展到足以制勝敵人的理想地步，有許多抗戰力量本身上也存在着許多弱點，但我堅決相信他們這些弱點是會迅速的克服，不然就不能應付當前嚴重的局勢，而必定為無情的現實所毀滅，我個人基於這樣認識與信念，所以對中國抗戰前途非常樂觀，只要我們堅持持久的幹下去，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中國的。拿山西種種的事實很可以作為明證諸位朋友！這或許也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罷，請容許我，讓我拉雜的寫在下面。

進而不要問題

現在駐在山西的部隊本向是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的抗日軍隊，論理本不能發生甚麼問題，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鞏固及擴大到理想的地步，各個部隊之間多少還保留着對抗戰諸問題具有不同的意見和作風，彼此間或顯或隱的還存留着某些界限，甚麼晉綏軍啦，甚麼中央軍啦，甚麼八路軍啦，甚麼民軍啦，甚麼隊啦，還有甚麼川軍啦，西北軍啦這些軍隊那更是名目繁多，這些複雜的軍隊的組成份子，大部是來自各地農村破產下的貧農，一部是來自於敵人直接拋棄而全部破產的農民，一部是來自各地農工中的覺悟的革命份子，一部是來自後方征調的壯丁，他們從本身現實生活的悲痛教訓中，他們都認清了他們共同的當前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都明白他們只有抗日才有出路。所以他們的殺敵情緒十分高漲，同時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自易密切合作，他們肩負着在同一戰線作戰，他們心目中誰也想多殺幾個日本鬼子，這是毫無問題的，問題的發生完全在高級的領導者，或在居於領導地位的政黨，領導者所代表的東西不同，於是表現在政見，及作風訓練諸方面也自趨異了，因此反映在抗日戰爭上也有不同的戰略戰術，又因為某部的作戰地區及作戰任務不同，在戰爭表現上當然有不同的形勢，我們不能機械的以該部隊死傷的數字來判別他是否努力抗日，更不能以暫時一城一地的得失來判別他的勝敗是非，如果明白這點，那就不難明白山西全盤的戰局了，諸位朋友！如果你們還關心山西現在究竟還在打嗎？我回答是打，各一個部隊都在零碎的打，英勇的在打，不過各部隊的戰區不同，任務不同，打法不同罷了有些部隊作戰地區在晉南，沿着交通線作戰，敵我均易成為主力的戰鬥，形勢上需要運動戰為主幹，遊擊戰只能配合運動戰而居於次要的地位，有些部隊任務是破壞敵人後方交通，遊擊戰又是他們每夜經常必辦的公事了，像這些客觀的需要與事實，又不是我們虛懸主觀意見所能判別誰是誰非的，現在山西戰局，在時間上敵人只能每日通車約五小時，五小時中也不能絕對保證安全，在空間上敵人只能保持交通線上幾個重要據點，自從我們實行折毀城垣運動以後，敵人據點也常不能守，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打，更不能武斷的說他們遊而不擊，胡說是防衛抗日的，我想，你們一定要問，在目前敵人集中全力進攻武漢的時候，爲甚麼西線不全線反攻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呢？是的，這個反攻實在太需要，這反攻最低可以牽制敵人南下的兵力，使我們保衛武漢的功業更容易完成，同時可能在西戰場上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使華北戰局整個改觀，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不獨西戰場應該反

攻，就是其他各戰場也正應實行全線反攻，以分散敵人兵力爭取武漢會戰的勝利，西戰場每一戰團員都熱烈期待着，又正如你們一樣的在痛苦的發問，我們理智的檢查了各種事實，我們經過多次的討論，公認爲一面固然是由於中國整個戰略和計劃的關係，同時也是因爲在西戰場軍事上還存在着種種弱點，例如戰線未能將遊擊戰和運動戰靈巧的有機的運用，游擊戰也未能有計劃的不斷的聯繫的給敵人以致命的攻擊，而運動戰又常被動的陷於陣地戰的悲哀，很容易個別演成遊而不擊，或擊而不遊，甚至不遊也不擊的現象，這些逃避主義，敷衍主義，官僚主義固然是軍事本身弱點組成的一部分，尤其國內政治發展未能超出當前的軍事發展，國內政治主觀的努力尙未能超過客觀敵人瘋狂的進攻所必需的形勢，所以反映在前線軍事上的弱點也特別的顯著，尤其是在西戰場。

民運工作問題

談起民衆動員工作的作得好，這要算山西抗戰工作的第一優點，我們要民運工作作好，必須叫老百姓能說自己想說的話，必須叫老百姓充分明白抗戰對於他們自己的關係，必須叫老百姓明白抗戰中他們應負的任務，必須叫老百姓能作自己願作應作的事，這樣，他們纔會自覺的參加抗戰，自發的遵守紀律，自動的加緊工作，堅決而英勇的參加武裝鬥爭，一個被壓民族的自衛戰爭，本來是一件相當艱苦的事業，如果沒有廣大的羣衆來積極參加，而僅賴軍事上的動員，那勝利是不易獲得的，現在山西各地的老百姓飽嘗敵人的燒殺淫擄的滋味，現實教材已把他們教訓聰明了，實際生活已把他們訓練堅定了，他們現在甚麼都沒有了，有的只是人類最低限度的一個要求——我們要活下去呀——誰能指示一條正確的具體的生路，他們當然竭誠歡迎，而且堅決的去執行的，抗日是他們公認的唯一生路，他們常說：『只有打走日本鬼子，我們才能活下去』

呀！——他們既明白了敵人侵略對於他們自己切身的利害，他們既有很切迫的生存的需求，復經軍隊政工人員及當地救亡團體的宣傳，組織，訓練，武裝。他們都明白了他們應負的任務，無論老少男女都站在他們的崗位上，踴躍的參加各種能作願作應作的事，他們幫助軍隊帶路，偵探，送信，運輸，警衛，糾奸，縫紉，購買，他們捐糧捐草捐柴給軍隊用，他們空房屋給軍隊駐，借驢馬車輕便器具，什物給軍隊應用，無論甚麼時候甚麼地方他們都給軍事行動以最大的幫助，就是要他們出發到最前線工作，甚至要帶到敵人後方去工作，他們都是非常願意的，從沒有看見誰逃避過，他們有決心有辦法從沒有看見向遠方逃避的事，他們咬緊牙關舉起武器死守着每一寸土地，他們在積極的趕難了，他們看抗戰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把國家民族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聯繫起來了，甚至犧牲自身的一切利益以及生命來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在我們這裏土匪是沒有，漢奸絕不能存在，存在的處處對我們有利而對敵人有害，他們每個人的心弦都緊張的，每個人工作都是努力的，每個人的生活都是艱苦的，每個人對抗戰都有正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無論甚麼人，只要看見這人類戰爭中最偉大的一幕，沒有不感動以致流出眼淚來，以致熱血沸騰起來，就是國內落後的軍隊開到這裏，對人民的關係也改善了，紀律也嚴明了，政治水準也提高了，戰鬥力也加強了，軍民如家庭父子一般的同居着，同親戚朋友一樣的笑談着，專候夜色的到來好協力去破壞敵人後方的交通，或敵人進攻時他們分工合作去消滅共同的敵人，軍民共同生活着，共同戰鬥着，他們生死的命運也是相同的，誰也找不出人民與軍隊的區別來，在他們自己根本也不區分了。

軍隊食糧問題

在第一期的抗戰中軍食的確是發生過問題的，那完全由於我們民衆動員工作沒有作好，何況軍隊

又不守紀律，所以那時發生兩種極危險的現象，一種是政治先於軍事退卻，前線作戰的部隊尙在苦力撐持，而後方的一切行政機關早已轉移新陣地了影響軍事上的不能不來一個變更戰略向後挺進，甚至作戰部隊與行政機關聯合演退卻比賽的喜劇，弄得人民憤怒異常，不知所措。一種是大軍退卻紊亂異常，紀律完全破壞，這得人民不能不敬一個空會清野的歡迎禮，行政無人負責，人民逃避一空，軍隊只有餓肚子了，現在這兩種危機都已很快的克服，行政機關都已完全軍事化，行政人員都已武裝起來，省政府不能離開該省，縣政府不能離開該縣，行政機構及體系完整，行政又有人負責，人民自易在我國政權領導下參加一切動員工作軍食恐慌的時期已完全成爲過去，現在不獨可以現款購糧，記賬購糧，還可以把產糧地區的糧食有計劃的儲藏在深山裏，還可以實行合理負擔，甚至可以在敵人後方預約購糧，敵人購糧糧食定價本比我們高，不過經大小漢奸的層層剝削，人民所得實是不多，得也未必要拿得走，縱拿回家也未必保得住，何況還是一些朝鮮紙幣，所以敵人後方的同胞都願把糧食廉價的買給我們軍隊，密秘分批交貨付款，只根據這一點，我們認爲糧食決不成爲問題，天下事只要肯用腦子，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何況高大的山中圍成廣闊平原，連綿的山崗上鑿有無數的窖藏田，在平原在山崗都漫山遍野的種植着許多小米，高粱，玉米黍和豌豆，小麥，山芋，雜糧，相距三五里的山腰中就有一座小村落，相距二三十里的地方就有一個大村莊，整個太行山的四週又有許多城鎮，有吃有住有子彈大的問題就解決了，在像這樣的山岳地帶作戰，敵人的優點消失弱點暴露，處處增加困難，我們的弱點補足優點發展，處處得到便利，我們怕牠幹嗎？

一九三八，九，二十一。

外線作戰的河北游擊隊

荒原譯

原名 With the Fighting Reds inside the Japanese Lines 載八月號的 Asia

在北平的一個火車站上，一個長瘦亂髮而枯槁的中國人站在一羣的農民中，他好像傾聽我們的談話：「游擊隊是中國未來的領袖，」我對一個將別的朋友說：「我們聽見鐵道上日本軍隊被人襲擊，但是關於游擊隊的組織，却得不到一點材料。」

車開動後，這個帶着可疑而龐大的中國人招手我到一邊，他自己介紹他是一個學院的教授並且問我何以對中國的游擊隊感覺興趣，我對他解釋說因為一個美國記者正在探聽消息，但是沒有什麼接觸的緣故。「那是很有趣味的，」他笑着說，「我今天下午正想到游擊隊司令部去；當我回到北平的時候，我可與你作一個長時間的會談。」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裏：兩個月後我底電話響了隨着一個熟習的沈靜的聲音說，「這是王教授在說話」。我是懷疑的因為我已經查詢他在大學裏的職位並且證明他介紹是說謊，假如他願意到漢文研究院我的房間來的話，我允許同他見面。費了五小時的工夫他講了一段故事；這個故事如不經證實美國底訪員是不敢發電的。他說許多的共產黨員已經組織了一個控制五百萬人秘密的小政府並且她的邊境離北平五十哩。他們有五十萬人的自衛軍和幾乎每夜襲擊鐵道的小部游擊軍，他們在三個月內消滅了三十六個日本駐軍，他們的設備有兵工廠，無線電台，電話，醫院，戲場，全是在四個月內組織成功的並且毫無得外界資金的接濟。

我決定自己看一看去，當我們向南行時在每一個火車站都有一些襤褸的農民們走到「王教授」這裏來。他們用低聲告訴他日本駐軍的真實力和將來這些隊伍調動的消息。後來在司令部裏我見他寫

了十頁的統計表關於日本軍隊的方位。

離北平以南五十英里的地方，我們下了火車即踏腳踏車經過一個狹隘的無人之境（約有三到五哩很不整齊的寬度）這是游擊隊留與日本人的地方；牠是在日本勢力範圍內，雖然他們的駐軍在鐵路附近的村鎮裏，「我們前面的村莊是游擊區（原文為 Red Territory）的邊境」，王指着荒原那邊的叢林說，我伸張了眼睛看見四圍武裝衛戍兵正站在那個田野的邊緣上，再接再進一步，他們像是很驚覺的，兩個穿着不同的軍衣；那兩個好像平常的士兵，當正說明任務的時候，他們的詢問是懶緩而輕微的。我對我自己講：「假若這是游擊隊，那我空負此行矣。」

慢慢地空氣轉變了。一羣小孩子唱着「反抗日本強盜」的歌曲在路旁擺草。再前進，十二個粗膚的村童很有規律的在一個擺着弓的軍官指揮下作操訓練。在每一個村莊裏，一伍一伍的農民在道上練習操法或者在田野運動着。村邊佈滿了游擊隊。在一個有城牆的村鎮裏，一團騎步游擊隊供給了我們馬，並且有三十個帶來福槍的衛軍領我們到一個五十哩遠的城去。我拿了些大批關於日本軍需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從日軍繳獲來的。我特別得了他們的詳情，允許我騎一匹日本馬；這馬原屬於在南圩場（Nanyupa）之戰被殺的一個村長的。

當我們按轡而行經過農民正在春耕的田野時，游擊隊中間有對敵馬的乘客作「鬼臉者」。他們說我一定是個漢奸因為這匹日本馬會慣到兩個中國乘客但是對我却很和善。我指出，一個中國人死坐在馬鞍上而馬一動即受顛簸；一個日本人像一個美國

人一樣，他會在馬動盪時運用馬鞍及適當的位置以戰其身。這自然地馬是喜迎西洋人（我不會關斥漢奸之名因為我底中國名字是漢「Han」），所以游擊隊「原名 Reds，下仿此」叫我「漢好」。

當我們走近都城時一陣粗厲的吼聲大作，好像足球場上攻進一球時的歡呼；這呼聲是來自二萬服裝整齊的游擊隊中，他們正對着這一個外國的客人注視，這兒我們可看見美國的國旗飄揚在中國國旗的旁邊並且一羣游擊隊呼喊着英語的反日口號。（這佈宣傳隊大部分是美國醫士學校學生組織而成的）在馬下我檢閱了四列寬一哩路長的一縱隊。他們的面孔是年青而喜悅，背上的番號是「人民自衛軍」。

游擊隊的指揮官辦公處是一列公事房中間的一間小屋。牆上滿佈着地圖，在這上面有許多藍紅針指示着日軍華軍的確切方位，當我進去的時候，一個倭人出現在武裝同志中正拿着無線電報在地圖前變換針的位置，經介紹後知道他是姓正曹（Jun Chang Tsao）同志，冀中遊擊隊總司令，這個遊擊司令曾在報紙上發表談話，對於狂妄的日軍將領很熟習，所以他自尊而且自信，三十五年前他生在滿洲的一對窮夫婦家裏；小學畢業後加入張作霖底軍隊裏後來又進了東北軍官學校，東北事變的五年前他就在該軍作政治工作後來變成了熱河抗日先鋒軍的一個領袖（一九三一——一九三五）。他的遊擊戰爭的知識完全建在經驗上，可是其豐富却像亞拉伯的勞爾斯（Lawrence）。

呂氏遊擊隊司令部的高等政治顧問是一個率直的人，他只有二十六歲，富於熱誠，說服力和勇敢

。一九三一因為政治的活動從北平師範大學逃出來，以後的五年他在東北義勇軍裏作政治工作，和其他九個軍官參加過西安事變；現在助理指導抗日戰爭的正確路線。

這個出身寒微的游擊隊的領袖是領有像康內脫加州一般大的土地，他是一個理想的人物甚至易使一個旅客失掉了對他軍事的判斷，我參觀了呂氏的臥室，在這兒只能發現一雙石牀和一條軍毯，「我底一樣奢侈品是一雙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皮靴」他自己承認着說，「牠是從一個北平當舖裏買來的。」

一小部分的軍官領我去看鎮外一村莊裏的游擊隊的營房，每一個兵房的石頭地板都鋪滿了稻草作林舖之用；每一間房可容肩寬肩睡的六十四個人之多，游擊隊每日只食兩餐，官兵吃的是一樣的——小米和一些粗菜，他們唯一的住舖是從日軍搶來的乾魚，在露天曬曬我對一個游擊隊員作了一個詢問，這個隊員只有九歲，是來自離此不遠的一個村莊裏，受過四年小學教育，他的唯一的私產是一把牙刷一個面盆和一只日本手表，當我請求看他底表的時候，一羣游擊隊把我圍起來個個顯示他們從死的日軍得來的手表和自來水筆，「這是唯一的奢侈品我們允許一個游擊隊員私有一那個軍官解釋地說：「其他所有的日本軍需品都要交到司令部來。」

一個兵工廠有一百二十個工人造槍彈，手榴彈，刺刀，大刀和擲彈機；這個機器是狄察廠出品，從一個考紡織工廠運來的，這是游擊區裏十二兵工廠最大的一個，我參觀了一個軍衣莊，那裏有五百件軍衣（每件值美金一角三分）而布匹也是游擊區自己織的，我參觀了一個通達十個游擊區司令部的無線電台；我參加了那個號稱控制二千里鄉村路線的電話局；我參觀了一個汽車接，那裏有三十三輛貨車和三輛公事車，大部分是從日軍繳獲來的；我參觀了一個三個醫生和二十個護士供職的醫院；有一個印刷所刊印半月刊、雜誌和每日出版二萬五

千份的游擊區裏十七個最大的新聞紙。

三個軍官正在司令部前的廣場中俯視一張大地圖；其中的兩個是營長，那一個是一個政府委員，一個政治指導員正在規定行軍目標。他們的平均年齡時是二十歲，雖然他們已經領導過九次對他們的定州老家的攻擊，和殺死了六百個日本兵。

「我們沒有任何軍事秘密」那個委員說，「所以你詢問你欲詢問的一切」。我因而請他描述一個典型的攻擊，「我們夜夜地在火車站附近的大市鎮工作」，他開始說，「所有我們政府的人們都是生而起義于定州的；他們對於該市的城牆的任何一角都很熟悉，甚至在我們停止攻擊時，少年們都可爬過城牆去回家看看；這種個人對於地方的感情足以解釋我們成功的原因。」

那個委員以後又說明一些關於間諜的制度；這種制度易使游擊隊得知城裏日軍的確實數目和他們的住所；這就促成驚人的攻擊。「偷襲是我們犧牲的秘訣，我們靠着步哨跑進了敵人入睡的睡營裏因而殺死他們的士兵在半醒的狀態中；這是我們的初步工作。殺死日軍對我們沒有甚麼好處，不過是很必要的。第二步工作我們的間諜通知我們敵軍的軍需庫的所在地派卡車運回我們的司令部去，最後（這是最重要的一）我們搜捕為日本政府作走的狗漢奸家庭，把他們押在獄裏，把他們的親屬放在游擊區裏，翌晨，我們審判這些漢奸並使一些伏法，雖然我們的目的在威嚇中國人不為敵軍利用。」以後我問他死傷的平均數目——「我們的目的在減少我們的犧牲與敵軍成一與十的比例；在火車附近的小村鎮裏，我們殺死過三十個日本駐軍，自己却只有三個的傷亡。按理論可以保存無線電，因為我們有絕對勝利把握時才打仗，但是有時對於情勢的估計犯了錯誤，二月間博野一役我們犧牲了十七個人只殺死六十多個的日軍，因而一個執行錯誤的軍官受軍官團嚴厲的批判。」

我知道中國人有誇大癖，所以對於這些陳述有

些懷疑，但是後來我有一個機會來到定州政府，從那裏得見三分之一的人是日本的來福槍。「我們一定要用日本的槍枝，因為我們的軍需品都是日本人的——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人對我說。他的日本刺刀比他還高六寸；他說他自己只殺死一個日本人好像覺得很報然。」

我在游擊區旅行裏，我聽見過五十個以上的戰鬥和戰役的故事，但是最可稱讚的永遠是以少勝多，敵軍受重創，華軍毫無損失的故事，那種攻擊經常是未受命的，舉例來說，一個每口經津漢路由冀中司令部到山西指揮部的傳令員關於一次的攻擊說：「當着發現十二列日本貨車在火車道上時，我們四個人正騎着馬走，於是我們馬上跑在車前，留一人看馬，其餘三人藏在鐵道附近的高墳邊，當着前三列貨車與我並行時我們每一個人向着擁擠的那列車擲炸彈並忙跑在日軍前面使他停止，後來我們間諜報告敵軍死傷了四十多個。」

每個司令部的廣場中都有大量的日軍軍需品，游擊隊報告在三個月內消滅了三十六個鐵路上的駐軍或者是可靠的。自那時起日軍找出了一個消滅游擊隊的方法即是：燒游擊區邊境的村莊。「這種政策對於日本是自毀滅亡」，司令部自信地說，「當日軍每次燒掠一些村莊時，這些難民都跑進我們區域來，我們供給他們飲食和住所並訓練他們作游擊隊，這個來源的補充足資證明我們戰士的英勇。」

在我參加一區的城市羣衆大會裏，爆發槍，海盜的手槍大刀和長槍是二萬二千武裝農民顯著的武器。他們都是屬於人民自衛軍，這些民軍當着日軍攻擊他們區域時，才出而作戰，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領導着一些羣衆跑到克復的地方去，作抗日的歡呼，這個呼聲離日軍十哩的地方可以聽得到，一個老農民露齒地自發地不正確地喊這些口號，少年們像宗教的狂信者也喊着口號——「打倒日本強盜！」「推翻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武裝農民的後面是二千四百個村莊的兒童拿着飛揚的旗

織和吹着號角的號隊。以後這些少年顯示着他們對於大刀的熟練和一羣女合唱隊唱些抗日的歌曲，那個遊擊隊領袖對於瘋狂的日本軍閥作了一個激烈的演說。「下次犧牲的一定是他們！」演說者以手指着大家呼喊着說，「日軍現在因為過忙於前線作戰不能攪擾我們，可是當着前線我們戰敗時，他們要向着我們進攻了。我們現在應當預備！現在應當預備！」四小時以後我聽見許多村鎮抗日的豪語，但聽不見一字關於共產黨的話。只有一件事證明這個領袖是共產黨員，因為他拿着一隻斧與鎗的旗幟常常在羣衆大會裏並且與其他的軍官打招呼的時候總是呼稱「同志」。

遊擊隊的戲劇俱樂部更可以證明這種觀點，我看了一個六小時節目的一齣戲，每一齣戲都包含抗日激烈演說或者是新政府的教育特徵，這以下是他們典型的課題：一個小團體如何使日本兵醉倒並如何用了日本兵自己的手槍打死日本兵；一個日本兵要強姦一個中國婦人但是被該家一個的小女孩用屠刀殺死；一個鄉商在他家裏歡宴日本人、可是以後被「親日」的匪徒搶掠並被遊擊隊殺死。

遊擊隊的報紙和雜誌唯一的是作抗日的宣傳；遊擊隊的領袖估計遊擊區的七百萬中文盲占百分之三十、可是認識千字的人都可得看報雜誌和雜誌；舉例言之遊擊司令部所發行的報紙，一千五百個村莊都有該報的閱報處，家庭和茶樓的時事談話都是報告一些勝利的消息給文盲們；遊擊區的報紙除了記載前線戰況消息以外，還有一些關於蔣委員長，毛澤東和朱德的新聞，以及禁止種棉的論文（因為棉的生產有助於日本）和抗日的一些小故事。共產黨激烈的土地政策在這兒很少提到，但是遊擊隊因為可以幫助得到大眾的接濟所以有一些經濟的改善；實行二五減租，允許債務緩付三年，供

給從戰區逃到遊擊區之難民的土地和飲食。

民衆運動之主要標目全操諸紅軍動員委員會，而且遊擊隊衣食、勤務和技術人員的供給也由這個委員會來處理農民並不認爲是一個富有戰鬥性的階級，但是遊擊隊的經濟基礎却建在他們身上，所以遊擊隊司令用他的三分之二的時間來指導民衆動工作直到他們的計劃深透到每一區的農民羣衆裏為止。除非在日本未鞏固華北政權以前來建立廣大的遊擊隊根據地，他們一定被消滅的，我問他們的一個政訓員究竟民衆動員作到什麼程度，他說許多的統計材料很難搜集，不過大概可以估計七百萬人中約有二百萬人從事於宣傳或自衛及其他的工作，另二百萬人是極端的保守，沒有希望的；其餘的三百萬尚未受到宣傳的鼓動；羣衆運動中可選出他們自己的領袖（這種工作正向別的村莊發展）；在一九三八的年底都要完成這種工作。

在這次中日戰爭的結果中，地方遊擊隊是否具有決定其成份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須先認清中國軍隊的幾種典型，第一種是八路軍一類的軍隊，因為他們附屬於中央政府享受一般農民游擊隊所不能享受的大砲和一切軍需的供給，所以可以列入前線作戰的一類軍隊中，第二種是在敵人後方並在交通線一點作戰的遊擊隊，他們的補充來自當地，地方人士對他們很同情，以私人的關係來保衛他們的家鄉，一般中國人的頭腦都適於這一種，因為他們只需在附近地方攻擊敵人並不需要遠征到其他的省份，爲「國家」而犧牲；冀中的游擊隊是屬於這一型的，第三種是當敵軍入寇而作戰的農民，這是一種自衛的游擊隊，雖然他們的人數很多可是很少受宣傳的薰陶是沒有多大軍事價值的。

根據各方面的估計，我可以說在這次戰爭中地

方的遊擊隊佔一個決定的成份：

(一) 中國的中央軍如果繼續在前線作戰大可以牽制日軍的戰鬥力使得他們無力在後方作大規模的「掃蕩」。假如日本能夠從前線調回五萬軍隊，對於冀中遊擊隊根據地施以攻擊，游擊隊的領袖們一定像在西西一樣被迫退回山中，他們的兵工廠，工廠，公路一定要破壞，食料要燒掉，日本軍隊在那兒雖不能住紮可是防止游擊隊建立根據地了。北平的一些軍事觀察家相信在北京通車以後日本立即要實行這個「掃蕩」，所以遊擊隊的命运，是繫於中國正規軍開始攻擊藉以牽制前線日本的主力。

(二) 游擊隊應該具有炸彈，小兵工廠和鐵路附近的劫掠隊可以供給手榴彈，槍彈和軍需，但是沒有爆炸彈破壞日軍的交通。「我們占了一個橋有二十四小時之久，可是我們粗笨的農具不能損害它」一個游擊隊的軍官失望地說。游擊隊的領袖們對於地下炸彈的埋藏已經進行並且請傳蔣委員長正在空運一些炸彈到游擊區來；當我離開該區的時候，他們希望在夏末時可以得大批炸彈對於下次日軍進攻的時候，作一嚴重的打擊。

(三) 游擊隊自己要廣泛的發展致使日軍不能同時進攻所有的游擊隊根據地，現在在冀察晉已經有五處實行民衆動員，每處都有像我所到之地的游擊隊；並且我聽到共產黨在綏遠江蘇、浙江、安徽作組織工作都是在敵人後方，沒有一個人確知這些游擊隊的數目和彼此間接濟之數目。

總之中國游擊隊是已經強有力了，外間人却不能得到它的秘密，或者在今年之夏成秋日軍一定要和他們後方的游擊隊短兵相接，而這首次「掃蕩」的結果將作這次中日戰爭的界牌。